

马口鱼的诱惑

人生不值几个钱
何不把道路称两斤

张万新
作品

阿 来
土家野夫
李亚伟
推 荐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紫图

马口鱼的诱惑

张万新
作品


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口鱼的诱惑 / 张万新著.

—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7

ISBN 978-7-5502-8292-6

I. ①马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85308号

马口鱼的诱惑

项目策划 紫图图书 ZIT[®]

监 制 黄 利 万 夏

丛书主编 郎世溟

作 者 张万新

责任编辑 李 征

特约编辑 赵志明

装帧设计 紫图图书 ZIT[®]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10千字 880毫米×1270毫米 1/32 7印张

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8292-6

定价: 39.9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纠错热线: 010-64360026-103

目 录 —— Contents

- 001 仙客来居
- 016 椅子
- 032 马口鱼
- 047 与马口鱼有关的一些事情
- 051 和泰森打架
- 068 老水手
- 087 别杀人
- 103 神药
- 117 吆鸭子
- 132 1990 年代末的坏人
- 143 宋德国
- 149 控制女人的脑壳
- 170 我们来拍电影
- 176 人的大腿骨
- 186 乘船上大学

仙客来居

这篇简单的见闻录，没有寓意。

我走了。先坐很长很长的火车，又乘很慢很慢的客船，再坐很破很破的中巴。我要找个地方，写几个粗鲁人物，我不信我写不出来。我从车上跳下来，就到了一个小镇。十五年前，我也从车上跳下来，在此地参加了工作。头顶上的星空仍然是真实的。车站旁边那家旅馆仍然叫“仙客来居”，老板娘仍然是翠娥姐，她已习惯了见人就笑，她的脸多了几条皱纹，从皱纹的弧线看，都是笑容造成的，不是十五年岁月的痕迹。她说：“你一点没变，只是换了一副眼镜。”好像这么多年只够配一副

眼镜似的。她给我最好的房间和舒适的床，我倒下去，明显感觉自己老了，经不起破车和山路的折腾了，一觉就睡到了天亮。我睡去时听到了猫头鹰的叫声。醒来时听到了很多种鸟鸣。我在翠娥姐哼的流行歌曲和拖地声中吃完了早餐，便出了门。街上那些年岁稍长的人都和我打招呼。他们说：“回来了。”我说：“回来了。”

我一路走到了木材站。我曾在此生活过两年，有几次都差点看到了鬼。木材站在一座小山冈上，四面环树，还是老样子。走近了，才看出衰败与萧条。自从禁伐令颁布以来，已人去楼空。小镇上的人都谈论它，说它白天燕子成群，夜里却蝙蝠纷飞，他们疑心这两种动物变来变去的过程中隐含了某种不祥。院子里，草比人高，只有后院那几块菜地还有几分人的气息。这里还住着一个小伙子，幽灵般的同事，是我离开之后才调来的，他不认识我。他脸色苍白得好像死了几次。我问他：“你怎么不离开这里呢？”他说：“我等他们发钱。”可是发钱的人也许早就把他忘了。他颓然地陷在椅子上，眼里闪出了泪花。我急忙走开了。我以前住的房间，房门紧锁，窗户上一块玻璃都没有了，蛛网密布。我拨开蛛网，室内空荡而阴森，天花板上挂着几只蝙蝠。我的伤感和心酸，难以言表。矮墙外那幢老

木屋还在，那个被老会计勾引过的女孩还在，她正给怀中的婴儿喂奶，旁边有个更大的男孩在撒尿。她看了我一眼，我转身走开了。

我去拜访刘四哥。他的小楼还是老样子，门前砌了很高的堡坎，宽敞的院坝高出街面一米多，比别人家更显霸气。他老了，鬓已星星也，仍然像十五年前一样坐在门前喝茶。寒暄之后，我也坐下来。这里视野开阔，可以看见稻田、小桥和老酒厂，山势在远处温和地汇聚成一道风景。看得出来，刘四哥仍然是地方上定规矩的老大，凭智力、公正、人缘和暗地里的凶狠掌控着小镇，没人敢在他门前修房子挡他的风水。

街对面，以前是镇上的电影院，现在门面刷成了红色，挂满彩灯，是家歌厅。

我问：“谁开的？”

刘四哥不屑地说：“冉豺狗开的。做小姐生意，挣了不少钱。你认识他吗？”

我说：“有点印象。”

我只记得冉豺狗十岁时的样子。那年晚秋的一个早上，霜露特重，很冷，我懒得起床。很多林农扛着木材来卖，怕我在尺寸上做手脚，都不敢来叫我起床，就聚在储木场等我。他们

蹲在矮墙上抽很粗的叶子烟，像一排冒着烟雾的老鹰。日上三竿，我才伸着懒腰、打着哈欠走出门来，我伸到头顶的双手突然停住，我看见十岁的冉豺狗扛着一根圆木，无助地站在院子中间，手和脸冻得通红，呼出的气息像一朵棉花，看来已站了很久了。

我说：“傻儿，怎么不放到地上呢？”

他说：“我怕和别个的搞混。”

我首先收了他的圆木，在尺寸和等级上给了他一些好处。我后来曾思索过那颗小脑袋里的灵魂。我觉得他是故意的，用一种鲁莽的智力博取我的同情，多挣了几块钱。没想到他现在开起了歌厅。

下午两三点钟，歌厅门前逐渐聚集了一伙人，年轻人居多，我只认得其中几个，都不是正经农民。贩药材的陈老五分开人群，走过来，跟我打了招呼，就在我和刘四哥面前蹲着，说起最近的药材行情。理发匠符麻子也过来了。

我好奇地问：“你们那么多人，准备搞啥子？”

符麻子说：“搞小姐。”

我说：“小姐在哪里嘛？”

刘四哥说：“还没来。”

陈老五说：“冉豺狗今天一早就进城了，说下午带几个小姐回来，估计该回来了。”

没过多久，就听见了汽车喇叭声，从镇子那边一路鸣响着朝这边来了。歌厅门前蹲着的人都站了起来。他们都大声说：“来了。”像一声喝彩。坐在地上的符麻子一跃而起，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一边拍打屁股上的灰，一边过街去，加入人群中。

刘四哥喝了一口茶，说：“你还不去？”陈老五就说：“看一眼再说。丑小姐谁玩嘛！”

一辆中巴在街中间急刹车，再慢慢滑行到歌厅门前，停住了。那伙人围了上去，在车窗边评头论足，小姐们则在车里肆无忌惮地大笑着。

一个强壮的年轻人从驾驶座跳下来。刘四哥说：“他就是冉豺狗。”

冉豺狗推开挤在车门边的人，大声说：“不准动手动脚！”人群让开一条缝。五个小姐拍打着无数双摸过来的手，笑着，跑着，跳着，进了歌厅。男人们跟着涌了进去。

陈老五这才站起来，揉着蹲麻的腿，慢慢过街，进了歌厅。

歌厅里闹嚷嚷的。符麻子掀开门帘，最先出来了，过街来叫四嫂要个小板凳，坐下来。他说：“没戏。”

刘四哥笑着说：“僧多粥少，看他怎么办。”

符麻子说：“冉豺狗名堂多。在广州混过的人，是个生意精。他拿个钉锤坐在吧台上，敲得梆梆响，说今天搞拍卖，谁出的钱多，小姐就归谁。我懒得和他们抬价。”

我和刘四哥互相看了一眼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刘四哥喷了一口茶。

这时，我看见陈老五的老婆挺着大肚子，提了根捶衣棒，怒冲冲地走来了。符麻子说：“陈老五今天也没戏了。”妇人直接进了歌厅，里面一阵起哄。歌厅的猩红门帘突然朝外飞扬而起，妇人跌跌撞撞地退出来，没站稳，重重地坐到地上。陈老五跟着冲了出来，挥舞着捶衣棒，朝老婆劈头盖脑地打。他骂道：“哪家女人管男人？偏你多事，丢老子的脸，老子打死你，打死你。”妇人左挡右挡，气得满脸通红，却没哭。

刘四哥朝屋里喊了声：“老婆。”四嫂就跑出来，冲过街去劝架。那边，门帘一掀，冉豺狗也冲了出来，抱住了陈老五。四嫂把妇人扶起来，拖着过街，进屋去了后院。陈老五垂头丧气地跟着走过来，蹲在我们面前，猛喝了一口茶，点了支烟，吐了口痰。怒气还没消，侧脸朝屋里吼道：“这次再生个女，老子捏死你。”

刘四哥正色道：“浑蛋！还没打够？”陈老五便不言语了。

符麻子笑着说：“火气大。是不是在里面没争赢？”

陈老五又发火了，说：“他妈的彭二毛，跟我抢小姐，一百五起底，我喊两百，他跳出来硬喊四百块，摆明了欺负老子。我正要喊五百块，老婆就进来了。老子一口恶气没出得来，气死我了。”

符麻子转过头来，问我：“彭老水的二公子，你记得不？”

我说：“记不清了。”

符麻子算了几下指头，肯定地说：“十五年了。彭二毛当时才五岁，你当然不会注意他。”

我说：“彭老水当年那么穷，现在也发财了？”

陈老五很看不起地说：“他妈的运气好，去年挖到十几窝鸡窝矿，发点小财，算个狗屁。”

歌厅里的人陆续出来了。陈老五说：“妈的，瓜分完了。”

一个光头小子搂着个小姐出来，跨上摩托扬长而去。又一个小姐坐农用车走了。第三个小姐坐在自行车后座上，颠簸着走了。

这时我才看到了刘铁匠，他也领了个小姐，他朝地上一蹲，指指肩膀，那小姐大笑着跨上去，刘铁匠把她扛起来，他的脸在双腿间笑。他一边走一边朝我大声喊：“木材站的兄弟，明天我请你喝酒。”随即一巴掌拍在小姐屁股上，他的意思是：今天

陪小姐，没空陪你，很抱歉。

最后那个小姐和彭二毛在嘀咕，突然拔腿就跑，彭二毛在后面追，她跑过小桥，又突然折返冲刺，彭二毛伸手一抓，没抓住，差点跌倒，再奋力追赶，总算在歌厅前拦腰抱住了她。小姐弯着腰，一边抵抗一边大声喊：“我不干，你自己喊的四百块钱。又想要赖。”彭二毛说：“那是故意抬别个的价，先说好了的。”

这边，陈老五腾的一声跳起来，大骂道：“狗日的冉豺狗，设老子的套，老子打死你。”幸亏符麻子反应快，抱住了他。冉豺狗大步冲向彭二毛，拧住他抱着小姐的手，一使劲，把他按得跪到地上，“啪啪”，两个耳光。冉豺狗怒吼道：“玩得起你就玩，四百块，一分不少，拿来！”彭二毛满脸委屈，乖乖交了钱，领着小姐走了。冉豺狗在街对面扬起右手，以钱为证，大声朝我们说：“陈老五，莫听他乱说。”

刘四哥请我吃晚饭，符麻子留下来喝酒。陈老五和老婆又吵了起来，吵着吵着，就笑了，搂着肩回家去了。

晚餐很丰盛，酒是新出炉的苞谷烧，很猛烈，但很香。符麻子仍然像当年那样能喝。刘四哥则不行了，身体喝垮了。我从他们的话语中听到许多奇谈怪论，心里快活，多喝了几杯。

晚饭后，我们又坐在院坝喝茶，天也快黑了。

等我们都看见冉豺狗时，他已经走到面前了。他很壮实，精明；穿了一身新的黑西装，白衬衣，红底黑点的领带，像他理解的城里人一样很正式地来和刘四哥商量事情。刘四哥和他进了一间屋，门关上了。

我说：“啥子事？这么神兮兮的。”

符麻子说：“你才回来，不晓得内幕。还不是为修房子的事情。”

我说：“修房子也得和刘四哥商量？”

符麻子说：“不一样。他买了前面这块地。”他用手指了一下前方：“冉豺狗请人看了风水，说是风水宝地。四哥也请人看了，说修房子要败自家财运。两个较上劲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看谁占上风？”

符麻子说：“不好说。不过，冉豺狗各种手续和人物都打点完了，谁也挡不住。若四哥不同意，他也要干。”

我正要继续问，屋里有人一拍桌子，只听刘四哥吼道：“你他妈的，老子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。”房门就开了，冉豺狗走了出来，回头说：“我一定要修。”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，很冷静地走了。倒是刘四哥这样的老江湖出来时，明显沉不住气，脸色漆黑，眼里还在朝外面喷乌云，电闪雷鸣的感觉。

头天喝多了，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。翠娥姐说：“刘铁匠大清早就来找你，叫你今天去他家喝酒。”刘铁匠是个爽快人，我还以为昨天他说着玩的。刘铁匠的家离木材站约五十米，我往年常去，坐在铺子边，看他打铁，有时买瓶酒，求他讲鬼故事。老木屋已经拆了，翻盖了一幢小楼，临街是卖杂货的门面，铁匠铺搬到了后院，格局还是老样子。我进去时，他正在敲打一根钢钎，炉火热浪袭人。他老婆早已为我摆好了桌椅，泡了一缸今年的新茶。趁她不在，刘铁匠一边说“莫谈小姐”，一边封了炉火。

酒菜端上桌子，早早地喝了起来。话题扯到刘四哥和冉豺狗，刘铁匠直摇头，叹气。他说：“冉豺狗很凶，小小年纪，有点胆略。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敢耍手腕的人。话说回来，舍得花钱，白道黑道都摆得平。那块宅基，他去年就买了，花了一年时间消除了各种威胁。他去和刘四哥商量，不过是走过场。房子肯定是修定了。不过，他要是真敢动刘四哥一根汗毛，老子都要宰了他。”我相信他说得出来，就做不到。

这时，邮电所的冉有福穿过一片菜地，朝我们走过来。他以前很瘦，现在发福了，一脸官相。刘铁匠说：“当几年所长了。”那年月，冉有福总是背着邮包走村串寨，密林深处仅有两户人家的地方，他也不会走错路，经常顺路当我的向导。他喜

欢读小说，因体会深刻，他一口咬定《那山那人那狗》是最好的小说。嫂子给冉有福添了碗筷，一阵说笑，又说到了冉豺狗，仿佛他已经成了这小镇挥之不去的一个幽灵。冉有福说：“今天早上，冉豺狗还在邮电所里对人说，刘四哥老了，邪气重了，山上下来的鬼都往他身上扑，他还不觉得。就该让年轻人在他家门前替他挡一阵。”

我说：“就凭冉豺狗，怕没有这个能耐吧！”

冉有福说：“他掌握了金钱的邪恶力量。”

我在镇上住了四五天，拍了很多照片，画了很多速写。我坐下来，给速写上的细节写注脚，怕以后忘了。

翠娥姐来打扫房间，她说：“你整天写啊写啊，以前在木材站也是写啊写啊，有啥子用哦？”

我说：“啥用都没得？还不如小姐值钱。”

她“哈哈哈”笑弯了腰。

我说：“我有件事不明白。十五年前，你都敢在旅馆里养小姐，怎么现在反而不做了？”

她说：“人老了，想积点德。那时候，见了钱啥都敢做，现在就想图个平安。你还记得不？有一次你也来这里找小姐。”

我当然记得，那时年轻，提心吊胆地来，却扑了空。

她说：“当时没安排好，怕露风声，不敢接待。”

我说：“那天我在你后院偷了十几个鸡蛋和一堆番茄。”

她说：“我当时就估计是你拿走的。你现在要不要小姐？我帮你去找。”

我说：“不要。冉豺狗明目张胆地做，没人管他啊？”

她说：“拿钱买路子，有人罩着。”

我说：“他哪来那么多钱？”

她说：“收黑钱，连我每个月都要给他一点保护费。”

我算是明白了。她又说：“你真的要不要小姐？隔壁小妹从广州回来耍，我去说，她肯定愿意。”

我突然想起她说的这个女孩是谁了。十五年前，她才两岁，我还抱过她，一边逗她，一边试图勾引她妈妈。万万没想到时光轮回到这个样子，没想到她也长大了，我难以接受这个事实。我肯定地说：“不要，真的不要。”

我去和刘四哥道别。正要敲门，听见刘四哥在里面说：“断他一条腿，你去南方打工，等我摆平了再回来。”我急忙避开，进了厕所，蹲在茅坑上，等到秘密化解在时光中，不再有被人掌握的可能时，才慢慢走出来，腿都蹲麻了。

刘四哥正和一个年轻人在喝茶，他介绍说是他侄儿，名叫

刘勇，我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使命。听说我今天走，他说：“正好，你们都坐冉豺狗的车，他今天送小姐进城。”

我朝刘勇说：“你也走啊？”他点点头。

我回旅馆收拾东西，刚准备好，冉豺狗就在外面鸣喇叭了。我只来得及和翠娥姐说声再见，便上了车。车里坐了五个精疲力竭、憔悴不堪的女孩，都在打瞌睡，满脸厌世。我和刘勇坐在前排。冉豺狗踩离合、推排挡，车就上路了。

刚出小镇，是一段陡峭山路，路窄，弯多，令人提心吊胆。不过，一切正常。

刘勇和冉豺狗年岁差不多，很有共同语言。两人聊起城里社会上的成名人物，都很佩服。两人也聊做生意的事，还就讲信用和不欺骗的长久好处发表了各自的看法。我有点佩服刘勇这小子，面对他将要下手之人，仍然从容不迫，言语中没得破绽。

车在快登顶时出了点险情，冉豺狗踩了急刹，车里人都尖叫一声。两排座椅之间摆着的一条长板凳凭惯性冲上前来，刘勇伸手抓住，送归原位。那长凳很宽大，可以睡一个人，也足够五六个人坐。

险路之后，是一段舒坦的平路，驾驶员的感觉都很好，乐